

 挚爱亲朋

戴顶针的外婆

□邓育秦

母亲的针线框里有一个锈迹斑斑的雪花膏盒子，盒内藏着一枚古朴的黄铜顶针，那是外婆留下来的，它静静地躺在那里，已经默默地度过了56个春秋。每当看见它，零碎的记忆便纷至沓来，被岁月剥蚀的画面像涟漪一样立刻在我的眼前荡漾开来。

外婆衣衫整齐，干净利落，脸上洋溢着微微的笑。打我记事起，她右手的食指上就戴着一枚顶针，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坑。在我的印象里，就未见外婆把顶针拿下来过，以至于她右手食指上戴顶针的地方深深地凹下去了。

外婆蒸的一手好花馍——兔子老虎，栩栩如生；石榴莲花，形象逼真。外婆蒸的“鲤鱼”那叫一绝，鱼身上一排排整齐的鱼鳞，是外婆用干净的顶针小心翼翼地摁上去的，使本就形似的鱼儿更加传神。抚弄和品尝白白胖胖的面鱼，是我童年的最爱。

每年的端午节，外婆总会戴着锃亮的顶针，用那双树皮般的手，拿着明晃晃的针，灵巧地用碎布头包上香草和朱砂缝制香包。那些老虎狮子，青蛙长蛇，造型优美，小巧玲珑，挂在脖子上成了我们炫耀的资本。

外婆是左邻右舍公认的“巧手菩萨”，她缝制的衣服细针密线，结实耐穿。她经常给裁缝店补棉衣、盘扣子、锁扣眼，一分一毛地补贴家用。乡亲们每逢婚嫁喜事必请外婆，外婆欣然应允，戴上她心爱的顶针，一去就是好几天，从来不收报酬，乡亲们答谢她的“好吃头”，也都留给我们这些孩子们。

让我一直纳闷的是，外婆家只有外公外婆和表哥，却没有舅舅和舅妈，我不由得问这问那。外婆却轻描淡写地说：“这憨娃，没有你舅哪有表哥？你舅歿了，你妯子嫁了。”

原来，外婆家早些年一贫如洗，家



境较为殷实的老舅经常接济外婆。母亲他们兄妹相继成家后，刚刚看到曙光的家庭，却因舅父的暴病身亡而雪上加霜。外婆忍受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大悲痛，待舅妈生下表哥后，为了不耽搁其青春，劝舅妈改嫁，重新组织新的家庭。那时候，我母亲襁褓中的婴儿刚刚夭折，她便承担起哺乳表哥的责任，感恩的表哥一直把我母亲叫“妈”。外婆家那些陈年旧事让我忍不住唏嘘长叹。

老舅的独生女因难产去世，外婆三天两头去老舅家照料妹妹，希望她能走出阴霾，老舅终究还是走了。入殓前，我和母亲陪外婆去了，外婆流下两行浑浊的眼泪。

这一个个的打击，并没有击倒外婆，反而让她的精神有了一种超脱尘俗的安宁和平和，每份艰辛都在她温柔的眼里淡化，每份欣喜都在她蚯蚓般的皱纹里升华，每份温暖都覆盖着生活中的心酸。

1968年冬天，我中断了学业，回村后与同班同学订了婚。吃定亲饭那天，

外婆喃喃自语：“你妈在家吃苦受累供你念书，念来念去又念回来了，真是原谷倒进原囤了。”我看见像棉花一样宽厚温暖的外婆老了许多，只有手上的那枚顶针依然闪光。

当晚，历经尘世沧桑，尝尽人间坎坷，一天到晚不歇息，一年四季不闲着的外婆，带着几许牵挂、几许遗憾，戴着她的黄铜顶针悄然离去，终年七十三岁。

第二年初夏，我结婚前，表哥送来一床花被子，说这是外婆生前给我准备的结婚礼物，这床被子是外公外婆用一年的棉花和布票换来的。睹物思人，想到再也不能感受外婆的疼爱了，我泪如泉涌，放肆着自己的悲伤。

外婆的顶针虽然普通甚至被时代淘汰，但它身上那密密麻麻的凹点，依然折射出没有被苦难凿穿的强大内心，其背后的故事和精神值得我传承。每当触摸到这枚顶针时，外婆那飞针走线的身影，就会幻化在我的眼前，挥之不去，呼之欲出……

 生活新知


幸福家庭有“三声”

□张平

家，你能说清什么是家吗？换句话说家的定义是什么？据我所知，古今中外对家有着不同的解释。我没有研究过语言历史，至今仍未得到过任何对家确切的解读，但凭我的文学感和能力，相信一些权威人士或者学者对家一定有一个明确的释义。

什么是家，我曾听说过有这样一个解释，古人云“家有三声”，其一是婴幼儿的啼哭声。小儿表明这个家有活力，后继有人，蒸蒸日上，是未来的象征。

其二是读书声，读书者多指青少年，是青春的力量，未来的希望。

其三是纺车声。纺车声一般是妇女纺线织布的声音，这里的纺车声是指一个家的生产能力，代表着生产力。

这三声是家的象征，但什么是家似乎并没有回答清楚。

下面我来试谈一下什么是家，如我们和人相聚时对一些不很熟悉的人，往往首先会问上一句：“朋友，你的家在哪里？”对方会很快地回答是什么省、什么县、什么乡、什么村、什么巷，正倒数第几家就是我的家，或者说是什么省、什么县、什么山、什么沟。

从上面的说法来看，家的答案应该基本明确了。那就是说，家是指一个人的固定的居住地点，哪怕是过去的或现在的，但他一定是一个固定的地点。那家应该是能够供人生活、生产、社会活动的落脚点，或者说是能够供人休息的一席之地，人们就称其为家。

答疑解惑

在生活中，很多孩子都会出现这种现象，父母亲碰上熟人，让孩子称呼叔叔、阿姨，孩子不但不叫，还一个劲儿地往后躲，于是被认为没有礼貌，家长觉得很丢人，批评孩子几句。

那么，家长有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：你认识的熟人，不见得孩子也认识；你喜欢跟熟人打招呼，不见得孩子就喜欢。如果强迫孩子跟不认识的“熟人”打招呼，既不尊重孩子的意愿，也容易吓着孩子，因为陌生的环境、陌生的人都会让孩子紧张。

所谓礼貌的培养，首先应该是成人对孩子有礼貌。如果我们对孩子非常不礼貌，用强迫的手段逼孩子学会礼貌，这无疑是一种悖论。所以，家长应该允许孩子小时候见到陌生人不想说话、不想打招呼。

家长让孩子学会见人打招呼，不排除顾及自己的面子，怕别人认为孩子没家教，如果抱着这样的目的和心态，所谓的培养礼貌就只是为要面子找一个漂亮的借口，和孩子无关。

家长一定要从小尊重孩子，小时候被尊重的孩子，长大后走上社会，自然礼貌得体。如果小时候逼迫他们做太多不愿意做的事儿，也许他学会了表面上强扮笑容说叔叔好、阿姨好，内心反而有抵触。因为他从小被别人强迫，而被别人强迫的童年，长大后难免走向极端逆反。

（《中国妇女报》）



孩子为什么见人不爱打招呼？

 美食

诱人的烤馍片儿



□王月芳

记得小时候，一到冬天，家里那紧挨土炕的炉子就生着了。别看那炉子小，却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温暖，还给我们带来了方便。炒菜时，可以在炉口上用小铁锅炒，免去了在大锅下的炉盘火上炒菜时烟灰飞进菜里之忧，更令我们欣喜的是，能吃上烤得又快又好的干馍片啦。

我们把夹炭块的火剪子放在炉口上分开一撑，将切好的玉米面馍片往火剪子上面一放，便坐在炉子边上，目不转睛地盯着，见那热气从馍片边飘出来，就赶紧翻过来看，只怕烤糊了。

更令我们开心的是，等大人们去地里干活后，同院的梅姐和生哥就来了，这下我们热闹啦。

我和弟弟加上他们，四个人围坐在土炉子一圈，先是伸出一双双小手烤火、聊天。

过了一会儿，弟弟说想吃烤馍片了，我便去切馍。

当我把馍片切好后，我们几个每烤好一片，就分成四份，一人吃一小块。由于吃的是玉米面馍，为防止馍渣

掉在地上，我们用手捧着吃。人多烤好的馍片少，三两下就吃了个精光。

我们吃着那烤好的馍片，笑容映红了每个人的小脸儿。

这时，只听弟弟念叨想吃带油盐的烤馍片儿。

我爽快地说：“行！”

那时，少年不知愁滋味，为了能吃上一口油盐烤馍片，早把一年家里只能分一点儿油，连蒸菜里都不敢滴油给忘啦。

我把馍片切好，用小油勺在那锅台角的小油罐里舀了一点油，抹在馍片上，再把那大粒盐用小擀面杖擀碎，撒在馍片上，然后将两片馍合起，一手抓紧一片，轻轻地一搓。生哥找了一根粗一点点的铁条，往馍片上一插，放在炉口外烤了起来。

我们几个小脑袋凑在一起，紧紧地盯着那生哥手里转动的馍片。

只听生哥笑呵呵地说：“烤好啦！”这下美了，又香又脆，我们也算过了一回吃油盐馍的瘾。

我上学之后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，会切些薄薄的馍片儿在炉顶上摆放一圈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我一看，那一

片片馍烤成了金黄色，我迫不及待地那馍片放在嘴里，“咯嘣咯嘣”地嚼着，脆脆的，香香的。

我舍不得多吃，把馍片放进书包里，这便是我课间时美味可口的早餐。

下了第一节朗读课时，多数同学会拿出烤馍片，一时间，教室里那“咯嘣咯嘣”清脆地吃烤馍片的声音此起彼伏。

有的同学拿的是有盐和椒叶的馍片，吃着更香！有少数生活条件好的同学，拿的是麦面馒头烤馍片。

他们也想尝尝玉米面馍片，于是，大家互相换着吃！

“真香，真香！”

烤馍片的香味在教室里荡漾，一张张红扑扑的小脸上露出了天真烂漫的笑容。

烤馍片伴我走过了童年、少年。几十年后的今天，一到了冬天，我还会馋那那香脆脆的烤馍片。

这不，那天我回来后，见炉子上有赵杰烤好的馍片，这已不再是玉米面馍了，而是白面馒头馍，拿在手里就往嘴里塞，狼吞虎咽地吃进了肚子里，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声：“真香、真美哩！”